

第九章 俄烏戰爭對「澳英美聯盟」發展的影響

黃恩浩*

壹、前言

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由美國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前英國首相強森（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與前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三方聯合宣布成立「澳英美聯盟」或稱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¹ 在這基礎上，澳英美三方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再簽署《海軍核動力推進資訊交換協議》（*The Exchange of Naval Nuclear Propulsion Information Agreement, ENNPIA*）。² 這是 AUKUS 成立後 3 個成員國所簽署的首個協議，意味著澳洲在英美兩國的協助下，已經開始朝建設一支核子動力潛艦艦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AUKUS 在拜登政府的《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是個關鍵部分，重點在於強化印太戰略的嚇阻能力，³ 在 ENNPIA 簽署之後已經朝成為先進武器研發平台跨出了重要一步。在 2022 年 2 月發生俄國入侵烏克蘭事件之後，AUKUS 在同年 4 月 5 日初就宣布決定要合作發展極音速、反極音速和電子戰武力，⁴ 並且擴大分享情報、深化防衛科技，以因應類似烏克蘭危機在印太區域發生。儘管 AUKUS 的成立並無劍指任何國家，但置於印太戰略架構下，AUKUS 針對中國軍事

*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1 “Aukus: UK, US and Australia Launch Pact to Counter China,” *BBC News*, September 16,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8564837>.

2 Dzirhan Mahadzir, “Australia Signs Nuclear Propulsion Sharing Agreement with U.K., U.S.,” *USNI News*, November 22,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11/22/australia-signs-nuclear-propulsion-sharing-agreement-with-u-k-u-s>.

3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4 Dan Sabbagh and Daniel Hurst, “Aukus Pact Extended to Development of Hypersonic Weapons,” *The Guardian*, April 5,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2/apr/05/aukus-pact-extended-to-development-of-hypersonic-weapons>.

擴張與威脅的企圖就相當明顯。⁵ 究竟俄烏戰爭下的印太戰略對 AUKUS 的發展會有何影響？此議題值得深入探討。

貳、美國印太戰略下的「澳英美聯盟」

美國在 2001 年遭受 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時任小布希政府就因此打著「反恐」旗號，將美國全球安全戰略重心從歐洲地區轉移到中東與阿富汗地區。在 2009 年歐巴馬繼任美國總統之後，因感受到中國在亞洲擴張之經濟與軍事壓力，所以倡導「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與「亞洲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於 2017 年，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以來，為了在西太平洋地區制衡中國更提出了「印太戰略」，在 2021 年繼任美國總統的拜登更跟隨川普的印太戰略腳步，當前美國政府幾乎沒有改變前美國川普政府所建構出來的印太戰略方向，反而對於印太區域安全以及抗中態度有更積極的趨勢。儘管拜登總統就任以來尚未提出任何關於印太戰略的報告，但從目前拜登的印太作為來看，這似乎可以形容拜登正在進行的印太戰略是一個「沒有川普的印太戰略」。

從川普到拜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印太戰略架構卻經歷了「雙邊主義」到「多邊主義」的安全建構方向發展，包括成立 AUKUS。美國拜登政府在 2022 年 2 月公布的新版《美國印太戰略》提到，為了強化嚇阻並阻止任何的軍事侵略，美國會通過與 AUKUS 的合作，不僅會儘早協助澳洲皇家海軍發展核動力潛艦，而且也將藉由強化網絡、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 underwater 作戰能力等先進能力具體的相互操作性，以深化與 AUKUS 的合作。⁶ 在美國印太戰略架構中，AUKUS 的重要性有二個方面：

⁵ “AUKUS Reshapes the Strategic Landscapes of the Indo-Pacific,”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5,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21/09/25/aukus-reshapes-the-strategic-landscape-of-the-indo-pacific>.

⁶ The White House, *op cit*.

一、建構國防軍事技術合作的夥伴關係

對於 AUKUS 一詞，澳英美三方各造都有不同的界定與看法。⁷ 首先，澳方稱為「強化的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n enhanced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看重的是先進武器系統的獲得，以及「升級版」的三邊安全保障；其次，英方稱為「新三方防務夥伴關係」（a new trilateral defense partnership），強調的是協議中有關三國先進科技含量最高的科技軍工復合體的全面整合；再者，美方稱為「三方安全合作新階段」（a new phase of the tr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重視印太區域長期安全與和平需要美國和盟國的捍衛，而美國和盟國有必要做好捍衛和平的準備。⁸

儘管澳英美三方對於 AUKUS 稱謂與期待各有不同，但都對成立 AUKUS 的戰略目的是一致的，主要是要藉「深度整合安全與國防相關科技、產業基礎和供應鏈」，以深化三方在「安全和國防能力領域的合作」。⁹ 他們同時間宣布該計畫的第一項倡議是由英美雙方向澳洲承諾提供技術協助打造 8 艘具「匿蹤」（stealth）能力的核子動力潛艇（SSN），並以美國「維吉尼亞級」（Virginia-Class）核動力攻擊潛艦系統為主要架構。之後，澳洲也將會陸續獲得戰斧巡弋飛彈和多款海上遠程攻擊武器系統的能力，以及參與美英「極音速武器」的研發。

再者，澳英美三方也都沒有使用「同盟」（alliance）一詞來描述 AUKUS 的「結盟」（alignment）關係，因為該結盟條件遠低於真正的軍事同盟的門檻。嚴格來說，軍事同盟是以簽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為必要條件，例如《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的第 5 條規定。¹⁰ 因為 AUKUS 並非是軍事同盟，且迄今為止，澳英美

7 Thomas Wilkins, "AUKUS Trilateral Security Partnership and what It Means for Australia,"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November 15, 2021, https://www.spf.org/iina/en/articles/thomas_03.html.

8 〈AUKUS 澳英美「核潛艇」協議的更深層涵義〉，《BBC News 中文》，2021 年 9 月 17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86137>。

9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AUKUS,"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5,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15/joint-leaders-statement-on-aukus/>.

10 Thomas Wilkins, *op cit.* 《北約》第 5 條規定：「一旦確認成員國受到攻擊，其他成員國將做出即時反應。」該條款被理解為各國部隊將自動參戰，並不再需要各國政府的參戰授權，此即為集體自衛權。

三方亦無採取任何步驟使其走向軍事聯盟，¹¹ 因此 AUKUS 可避免對中國的針對性。由於加強與加速特定國防技術合作是 AUKUS 成立的核心，其因此可以被稱為廣義的「防禦協定」（defense pact），但僅限在軍事技術合作的意義上，而不是建立在對傳統「共同防禦條約」的理解上。而 AUKUS 的特殊之處是藉共同的歷史、語言、文化、價值觀和國家利益，將這三個國家間存在已久且褪色許久的「英語圈」（Anglosphere）俱樂部提升到安全結盟的一種最新狀態。¹²

二、強化澳英美之間的互信與安全承諾

雖然澳英美成立 AUKUS 背後的動機各有不同，但三方對於印太區域安全的利益是有所重疊，都將海洋領域視為印太地區穩定和國際秩序維持的核心支柱。對澳洲而言，「這種新的夥伴關係確實是合作的重要一步，將有利於澳洲未來的安全。」¹³ 就美國方面，因為美國積極將其國際安全的焦點轉向印太，以因應中國的軍事擴張，加上從中東與阿富汗撤軍之舉處理不當，此結盟可說是美國直接表明對其盟友澳洲的安全承諾不變。就脫歐後的英國來說，該結盟在戰略上不僅可以展示「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的雄心，並且可以藉此參與印太區域安全事務。¹⁴

儘管動機不同，但 AUKUS 成員共同簽署 ENNPIA，可以說是澳英美增強安全互信關係，並分享軍事科技最為直接的表現方式。在印太戰略架構下，AUKUS 協助澳洲打造核子動力潛艦，不僅可以強化澳洲本身潛艦部隊的延伸力與投射力，亦有助對中國形成戰略嚇阻並壓縮中國的軍事威

¹¹ Alessio Patalano, “Understanding AUKUS,” *The Strategist*, September 19,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understanding-aucus/>.

¹² 黃恩浩，〈澳洲與英美簽署《海軍核動力推進資訊交換協議》之觀察〉，《國防安全雙週報》，第 44 期，2021 年 12 月 24 日，頁 77-82。

¹³ Marise Payne, “Paul Keating is Wrong, AUKUS Doesn’t Turn Australia’s Back on Asia,” *Sydney Morning Herald*, September 27, 2021, <https://www.smh.com.au/world/asia/paul-keating-is-wrong-aucus-doesn-t-turn-australia-s-back-on-asia-20210926-p58usz.html>.

¹⁴ Rahul Roy-Chaudhury, “Understanding the UK’s ‘Tilt’ towards the Indo-Pacific,” *Analysis*, IISS, April 15, 2021,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1/04/uk-indo-pacific-tilt>.

脅。雖然 AUKUS 僅是侷限於國防技術合作的結盟，不涉及軍事同盟，但卻間接有助於強化澳洲與美國之間《澳紐美安全條約》（ANZUS），以及澳洲與英國之間「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ce Arrangements）中的戰略部署以維持印太安全。

參、俄烏戰爭對「澳英美聯盟」的衝擊

美國身為 AUKUS 的主導者，在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除了調配部分軍隊前往歐洲之外，更加重視在印太區域的軍事部署，因為美國意識到這次俄國侵略烏克蘭可能會對世界帶來的潛在不良後果（也可能為中國在印太地區帶來不良的示範）。加上 AUKUS 國家都相當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¹⁵ 是國際安全與穩定的根本（其實這個概念首先由前澳洲總理陸克文於 2008 年提出），這個安全概念也都呈現在澳英美近年來相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內容中。¹⁶ 因為這三國明白，如果現代主導國際關係的互動方式回歸到過去「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屆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與區域的穩定都將直接受到嚴重影響，也唯有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國家安全才能受到保障。從 AUKUS 成員積極協助烏克蘭的角度來看，澳英美三方不僅相當積極扮演著與西方盟邦合作的角色，更展現出對民主價值為核心之國際秩序的努力與表態。基本上，這場俄烏戰爭對 AUKUS 的安全意涵涉及兩個層面：

¹⁵ Ben Scott, "But what does 'Rules-based Order' Mean?" *The Interpreter*, November 2, 2020,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what-does-rules-based-order-mean>; Nicholas Wright, "The UK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System,"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September 8, 2020, <https://fpc.org.uk/the-uk-and-the-international-rules-based-system/>; Ben Scott, "The Trouble with Washington's 'Rules-Based Order' Gambit," *The Diplomat*, August 3, 2021,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8/the-trouble-with-washingtons-rules-based-order-gambit/>.

¹⁶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Opportunity, Security, Strength*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20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6 Defense White Paper*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6).

一、因應俄烏戰爭對國際安全秩序的影響

美國一直希望沿著自由民主的路線改造世界，並鞏固以美國強權為中心的國際多極秩序，然而中國和俄國卻積極在現有的全球制度和話語權中侵蝕自由價值觀，並挑戰印太與歐洲地區的安全環境，造成西方民主價值與國際秩序備受挑戰。美國在 2021 年從阿富汗撤軍後，其政治和戰略重心已明顯轉向印太，因此在目前多極化的國際政治結構中，AUKUS 成員國家除了深化軍事合作之外，尚須更多外交工作來推動建立管理全球大國競爭的制度框架。¹⁷ 從近幾年英國與澳洲外交與國防政策可以發現，其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理解為一種管理具有不同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行為者之間競爭的機制，因為國家安全的建構，需要一個能夠約束大國對抗（崛起）和阻止衝突的制度化國際秩序，而這正與目前美國推行「印太戰略」思維吻合。這次俄烏戰爭的爆發對中國而言可能是一個契機，一個改變全球權力平衡和重塑有利於中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契機，¹⁸ 而這將可能對澳英美等堅持的民主價值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形成衝擊。

二、因應冷戰結束後國際權力結構的轉變

澳英美將這次俄國侵略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視為自冷戰結束以來驅動當前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轉變的重要國際事件。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國際權力結構與各國國家安全的建構可謂是息息相關，這次俄國入侵烏克蘭對西方而言是對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挑戰，使得西方國家都開始去思考如何提升國家安全（例如：安全結盟、強化軍備與科技建軍等）。儘管俄烏戰爭在地理上是遠離印太地區，但是 AUKUS 成員目前關注的問題是，與俄

¹⁷ Zachary Paikin, "AUKUS and 'Rules-Based Order'," *Minsk Dialogue*, January 17, 2022, <https://www.ceps.eu/personal-site/zach-paikinceps-eu/aukus-and-rules-based-order/>.

¹⁸ John Fitzgerald, "Russia-Ukraine War Shows Australia Can't Afford to be Caught Short if China Invades Taiwan," *The Strategist*, March 11, 2022,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russia-ukraine-war-shows-australia-cant-afford-to-be-caught-short-if-china-invades-taiwan/>.

國同為威權國家的中國不願表態反對，中國是否會因這次俄烏戰爭（俄國因大舉入侵烏克蘭而消耗軍事能量），進而成為全球次於美國的政治軍事大國，而在西太平洋地區更具侵略性，並對印太區域秩序造成安全上的挑戰。對此，前澳洲國防部長達頓就曾經提到，「俄國入侵烏克蘭，中國可能會加大對台灣的壓力」；而且「烏克蘭危機的惡化可能對印太地區的安全產生影響」。¹⁹ 假使中國複製俄國侵略烏克蘭的行為對第一島鏈國家發動侵略，屆時牽動的是整個印太戰略與 AUKUS 發展，位於美洲的美國、位於歐洲的英國，以及位於第二島鏈南方的澳洲當然都無法置身事外。²⁰ 如同時任澳洲國防部長達頓於 2022 年 4 月 25 日表明，隨著中國已對澳洲構成軍事威脅，澳洲唯有備戰反制，才可能持續享有和平。²¹

肆、「澳英美聯盟」對未來戰爭的因應

由於俄國入侵烏克蘭首先使用極音速（或稱「高超音速」）飛彈（Hypersonic Missile），例如：俄國 MiG-31（Foxhound）戰機攜帶的「匕首」（Kh-47M2 Kinzhal）²² 極音速飛彈進行攻擊烏克蘭西部的一座彈藥庫，²³ 因此 AUKUS 三國領袖於 2022 年 4 月 5 日，宣布合作發展極音速武器（飛彈與滑翔器）和反制武器，並擴大訊息分享和加深國防創新合作，以因應可能或類似的威脅。²⁴ 由於中國已經具有發展極音速飛彈的

¹⁹ William Hetherington, "Ukraine Invasion Would be Bad for Taiwan: Dutton," *Taipei Times*, February 15, 2022, <https://www.taipe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2/02/15/2003773142>.

²⁰ William Hetherington, *op cit*.

²¹ "Australian Defence Minister's Warning as China Tensions Increase," *Inews*, April 25, 2022, <https://www.1news.co.nz/2022/04/25/australian-defence-ministers-warning-as-china-tensions-increase/>.

²² 俄製「匕首」極音速飛彈是俄國研發的一種空射型極音速飛彈，於 2017 年 12 月開始服役，據稱射程超過 2,000 公里，速度能達到 10 馬赫，並可以攜帶常規彈頭和核彈頭。該飛彈可以掛載於 Tu-22M 轟炸機（Backfire）或 MiG-31 戰鬥機（Foxhound）上發射。參考 Neil Gibson and Nicholas Fiorenza, "Russia Unveils Kinzhal Hypersonic Missile," *Jane's 360*, March 15, 201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723233333/http://www.janes.com/article/78635/russia-unveils-kinzhal-hypersonic-missile>.

²³ Paul Kirby, "Russia Claims First Use of Hypersonic Kinzhal Missile in Ukraine," *BBC News*, March 19,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60806151>.

²⁴ Dan Sabbagh and Daniel Hurst, "Aukus Pact Extended to Development of Hypersonic Weapons," *The Guardian*, April 5,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2/apr/05/aukus-pact-extended-to-development-of-hypersonic-weapons>.

能力，並處於領先地位，例如：「東風-17」（DF-17）、²⁵「長劍-100」（CJ-100）²⁶或「鷹擊-21」（YJ-21）²⁷等極音速武器，而北韓也正在積極研發中，因此 AUKUS 要合作發展極音速武器之舉，不僅是要在軍事科技上遏制俄國，也同時要制衡中國與北韓的極音速武器發展。

因為極音速飛彈速度至少 5 馬赫以上（每小時約 6,125 公里，為 5 倍音速），可以從空中、海上或陸地發射，並難以被偵測和攔截，該武器系統將可能會改變未來戰爭的規則，也會改變各國國防戰略的防禦方式，原因有三：第一，該武器速度非常快，從開始發射再到被偵察追監時程，讓國家領導人決定是否進行反擊的時間非常短（可能只有幾分鐘）；第二，幾乎沒有辦法知道該武器系統是否攜帶了核彈頭；第三，其飛行路徑（尤其是極音速滑翔飛行器的飛行路徑）非常難以預測，使得攔截極其困難。其實，AUKUS 的成立表明了，西方盟國迫切需要集中科技人才和資源才得以跟上中俄發展先進武器的步伐，其不僅要研發極音速武器系統，同時也要研究反制武器。²⁸

迄今，中國已做過相當多次包括「東風 -17」在內的極音速飛彈試射，且部分可搭載核彈頭。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諾（John Aquilino）於 3 月 28 日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訪問表示，美國加強與澳洲於太空和網絡領域合作，部分源於對中國極音速武器的日益憂慮。²⁹再者，美澳兩國此前已就極音速武器展雙邊合作（但較中國與俄國發展

25 Shreya Mundhra, “Shocker for Beijing: Chinese Hypersonic Weapons Technician Working On DF-17 Missiles Defects to The West — Reports,” *The Eurasian Times*, January 25, 2022, <https://eurasianimes.com/chinese-hypersonic-weapons-technician-df-17-missiles-defects/>.

26 Ma Xiu and Peter W. Singer, “What Do We Know About China’s Newest Missiles?,” *Defense One*, March 19, 2021, <https://www.defenseone.com/ideas/2021/03/what-do-we-know-about-chinas-newest-missiles/172782/>.

27 Tayfun Ozberk, “China Test-Fires New YJ-21 Hypersonic Missile,” *Naval News*, April 20, 2022, <https://www.navalnews.com/naval-news/2022/04/china-test-fires-new-yj-21-hypersonic-missile/>.

28 Frank Gardner, “What Does Future Warfare Look Like? It’s Here Already,” *BBC News*, December 30,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9755100>.

29 Demetri Sevastopulo, “US and Australia Boost Space and Cyber Co-operation to Counter China,” *Financial Times*, March 28,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a6efecd9-8f7f-4072-ba86-f405c03bc005>.

晚），英國（尚無高極速武器）之前沒有參與美澳極音速武器研製，這是在 AUKUS 架構下首次參與相關研發合作。³⁰ 基於中國極音速武器的發展已經威脅到印太地區和平穩定，並對區域國家造成生存威脅，所以 AUKUS 成員必須保持軍事與科技的優勢以維護國家安全。

伍、小結

俄國侵略烏克蘭事件，其可以說是自二次大戰以來最嚴峻的地緣政治衝突，這場戰爭的爆發不僅會重塑全球大國間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狀態，以及影響國際經濟、貿易、能源與科技生產供應鏈的運作，也會讓全世界更重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民主價值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這場俄烏戰爭爆發，一方面讓美歐修復彼此外交關係出現契機，更讓美歐視彼此為命運共同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軍事與外交上朝向更加緊密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這場俄烏戰爭將會大大削弱俄國的綜合國力（包括軍事力量與經濟成長），使世界上反西方的威權力量受到約束。因此，美國從面臨中國與俄國兩個戰略競爭對手，將轉變為僅鎖定中國進行戰略壓制，中國不僅在國際體系中會更加孤立，且將遭遇美國和西方陣營的進一步圍堵。據此，美國此將可重新獲得西方世界的領導權，以及鞏固其全球霸權的地位。

就美國印太戰略架構下的 AUKUS 而言，這場俄烏衝突不僅讓澳英美三方認知到，藉擴大軍事科技合作來提升威懾能力對國際安全環境與國家安全都是不可或缺的。隨著俄國在俄烏衝突中軍事與經濟力量的消耗，

³⁰ “AUKUS, A Strategic Submarine Pact, Turns to Missiles,” *The Economist*, April 9,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04/09/aukus-a-strategic-submarine-pact-turns-to-missiles>.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在 2022 年 2 月份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在研發極音速的專業工程師、發表公開科學論文和建造極音速風洞方面超過了美國。美國國防部 3 月中旬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極音速試驗（為了避免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而保持沉默），但之前的幾次試驗都失敗了，所以不難看出美國為什麼要與英澳盟友合作。

中國將成為美國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 AUKUS 所要進行「嚇阻平衡」(balance of deterrence) 的目標國，屆時中國在印太的軍事擴張、政治威脅與經濟影響力將會受到壓縮，區域安全與穩定亦將會在嚇阻平衡狀態中發展。